

我為什麼要結婚？

文／清越 圖／小美



故事前言

無論過了多少年，我都覺得不可思議，當初是哪裡來的勇氣和信心，和先生見面的第一回就是訂婚。在交往的過程裡，我們都只是見過雙方在婚介表中的照片，並且先生給的還是他的工作證件照（後來才知道他也不喜歡拍照）。所以，在沒見面的時間裡，我們都通過短信交流，甚至沒打過語音和視頻，誰讓我們都是 I 人。這倒讓我很有安全感，因為不至於覺得不喜歡打電話是件奇怪的不禮貌的事情了。如今，我依舊清楚記得八年前的半年裡，他每天晚上十點準時上線接受我的「考驗」，而他渾然不知，自然他也不善言辭，情緒平淡如水，有時候他沒回我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睡了沒，但我心中暗喜，終於有人允許我既可以安安靜靜地待著，也可以讓我一個人講個夠，也不會插嘴，這人可以長期相處！

至今我還記得那個晚上的談話：

「你接受以撒式的婚姻嗎？」

「我接受。」

「那我們結婚吧！」

一

為什麼想結婚？我想，對於我而言，沒有太多的幻想，獨生子女其實並不習慣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。之所以想要結婚，其實就是一個契機，在加拿大留學的生活太過孤獨，突然感覺一向「孤勇」的自己需要有人陪，即使走在沒過膝蓋的雪地上，也有人陪我一起凍著緩慢前行，最終我嫁到了香港，一個要是下雪就一定會上全球新聞的地方。不過，一開始我就很清楚自己想找的人是什麼樣的，不多話、基督化家庭，信仰好，或者是個潛力股。傳道在電話裡問：「你介意嫁到香港嗎？」我說：「只要弟兄好，地方倒是不介意。」果然，當時的我還是太年輕了。地方也是很重要的，但我也深知神自有祂的美意。

二

香港這地方不是很好待，想起古人的流放嶺南，香港還是嶺南之南，雖然福建也屬於流放之地，但這地方幾乎沒有乾爽的時候，常年濕濕答答，地方狹小，以粵語為主要交流語，人與人之間邊界感強。

我想起當初我和他對另一半的要求時，他說不想另一半太囉嗦，而我則希望另一半不要太控制，很明顯，我倆都達到了對方的要求。



剛來香港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像角落裡的北方蟑螂，弱小、無助，只能躲在角落裡終日惶恐。先生是香港本地人，也不太會說話，是個直男。訂婚後，我有一次來香港，見完面，我要回酒店，他也不想送，直接讓我獨自回酒店，那時我倒是不介意，畢竟也單獨出去留過學，但此時，我開始介意了。直到一件事的發生，徹底點燃了我的「介意」，新家需要佈置傢俱，他讓我獨自一人購買並拿回來，有一次我扛了十多斤的鍋碗瓢盆（因為他要上班），獨自走在香港既要爬坡，又要下坡的路面上，一路艱難爬了六樓才到家，我的襪子已經破了洞，我的怒氣隨著大拇哥沖了出來，立馬發了條短信告訴他，東西真的很重，這本該是家裡男人該做的事，我來香港本來就是一個人，還沒適應生活，就已經感受到生活的苦了，我真的氣暈了。（是的，我們就連吵架也不喜歡打電話）。

我不記得他說什麼了，總歸是吵不過一個專業學語言文學的、還習慣用拼音打字的、怒氣衝衝的女人。我是生氣，但沒想過他不好，因為我清楚地知道這是神的旨意，單單是當我滔滔不絕時，他能停下電腦，轉過臉來聽我說話，我便覺得這是一個對的人，只是婚姻中神讓我們有各自的功課要學，在磨合中學習愛人與接受愛的道理。

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都要認定祂，祂必指引你的路。

果不其然，在那次短信爭吵後，他開始悄然改變。晚上睡覺會學著我給他蓋被子的樣子給我蓋被子，雖然我是因為太熱、習慣露著腿（真是笨拙的愛心）。午覺我睡在沙發上，他會給記得我拉窗簾。有一次，他讓我拿快遞，直到拿回來他才知道有八斤重，他說了好幾次，怎麼這麼重了，早知道就自己去拿。

我是一個不喜歡講直接話的人，但面對這樣一位用暗示聽不懂的先生，我學會了直接、準確地表達訴求。後來，我發現原來可以不用「爆發」，且直接表達訴求，對方也不會生氣；香港人的「直接」與「鈍感力」原來是有這樣的妙處。在婚姻中學習的這一課，也讓我在之後的工作中受益匪淺。

三

我和先生有共同「消極」的習慣，比如不喜歡照相、旅行不喜歡做詳細計畫，且喜歡找個地方安靜地待著看風景，其他方面，他喜歡打遊戲，我喜歡工作和做飯。我們並沒有什麼共同的嗜好。以至於剛剛結婚的時候，他家姊有點擔心，畢竟我們沒相處過就結婚了。於是建議我和他一起合作打線上遊戲，後來，我放棄了，因為打遊戲容易暴露我的暴脾氣。但之後，事情朝著我們誰也想不到的方向發展。



我發現有一天他拿著一隻高腳杯泡了綠茶，那是我從福建帶回來的茶葉，除了綠茶還有鐵觀音和肉桂。

事實上，喝茶是我的習慣，我調侃他：「年齡到了，你福建人的DNA特徵開始顯露了哦？」（他的祖籍在福建）。他不聲不響，我以為只是一時興起，直到他開始將一個櫃子裡的雜物扔掉，不停地往家裡寄茶葉，我才意識到他是認真的，這時他已經把那個櫃子都裝滿了，且區分了紅茶、烏龍茶和白茶。如今，他新買的茶葉都會讓我品鑒，如果買到性價比高的好茶，便放在家裡，如果買到不太好喝的茶，我們便會做茶葉蛋。

其實，婚姻並非只有繁瑣，當然也是不可能超過日常生活，只是兩個人能在日常瑣碎中找到趣味，亦是神的祝福。有意思的是，同樣是喝茶，兩個人比一個人又多了幾分趣味。

今年，我和他一起去了深圳的茶博會，我們興奮地自己準備了一次性杯子和麵包，結果發現沒有買到好喝的，他一直搖頭說不行，還沒家裡買的好。我連連點頭，的確如此，在我的影響下你的品味越來越好。即便如此，我們還是不放過任何一個茶攤，半天就喝到肚脹。突然他發現了一個茶酒鋪，並以此為最後一站，最後我們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裡找到了那家小店，嘗了柚子酒、青梅酒、烏龍茶酒，久久不捨離去。居然在茶博會蹭酒喝，莫名奇妙的錯位讓人覺得不可思議，令酒足茶飽後的我們相視而笑，心滿意足地離開場館。

我想若是我自己一人，或許不會想做如此麻煩的事情，自然也就不會有這些小「奇遇」。

四

我想起當初我和他對另一半的要求時，他說不想另一半太囉嗦，而我則希望另一半不要太控制，很明顯，我倆都達到了對方的要求。有意思的是，給於對方的空間反而更能讓我發現他的優點，有一段時間，由於我自己的身心的狀態，停止了所有聖工，時間一長，他小心翼翼地問我：「你要不要做一些輕鬆的聖工？」我知道他擔心我在香港信仰軟弱。後來，我開始恢復一些輕鬆的、不用和太多人溝通的聖工，而當排表的同工想再給我安排講道時，他直接幫我回覆「目前先不考慮，她還沒準備好。」這在我的原生家庭是幾乎不可能發生的，因為從小的教育就是聖工不可以推辭，以至於接了太多聖工，超過自己軟弱的身心所能承受的範圍，最終崩潰。我的先生卻教我盡力而行，非勉力而行，才能長久做聖工。如今，我已經恢復了所有聖工，雖有力有不逮的時候，但也知道如何和同工溝通，告知自己的狀態，他們可以提早安排，神奇的是，自從知道可以不用受原生家庭的「道德束縛」，也可以允許自己的一時軟弱後，做起聖工反而沒有原來的壓力。

結語

在我看來，婚姻是奧祕的道理，進入婚姻，或有磨合，或有治癒，但總歸有所得，在磨合中發現自我，在治癒中安撫自我，最重要的是，在婚姻的路途中，感受到神豐富又巧妙的愛。



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, And He shall direct your paths.

